

梦枕貳

著

郑世凤

译

狩魔
猎兽
由白
极乐篇



清华大学

出版社

狩
獵
魔
由
言

SHOU RYAKU MAJIN
YUEN

〔目〕
枕
貊
郑世凤
译 著

重庆大学
出版社

Psycho Diver 1. Majû-Gari - Inraku-Hen

Copyright © 1984 by Baku Yumemakur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4 by SHODENSHA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Office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狩猎魔兽·极乐篇 / (日) 梦枕獯著; 郑世凤译.

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4.2

ISBN 978-7-5624-7950-5

I. ①狩… II. ①梦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1470号

狩猎魔兽·极乐篇

SHOULIE MOSHOU JILEPIAN

(日) 梦枕獯 著 郑世凤 译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熊佳树 版式设计: 何海林

责任校对: 刘雯娜 责任印制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7.125 字数: 172千

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950-5 定价: 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

001 /	第一章	黑夜活祭女体
025 /	第二章	妖华美空之变
051 /	第三章	来自黑暗的男人
079 /	第四章	噩梦猎手
105 /	第五章	黑御所的密使
130 /	第六章	妖异莲王母
139 /	第七章	复仇鬼
159 /	第八章	高层的圈套
183 /	第九章	狂暴的獠牙
197 /	第十章	淫兽的巢穴
220 /		原书后记



黑夜活祭女体

1

黑暗中，风在吼。

疹人的冷风从黑夜的深渊吹来。静谧的山中弥漫着湿漉漉的雾气的味道。摩挲树荫的深处，一对男女身体交缠在一起。

是文成和久美子。女人嘴里不时发出甜美的呻吟。

男人突然在她耳际低语了一句：“他们来了，在上面。”

文成左手边斜坡上的树丛里，猛然扑上来一条黑影。

黑影手里的一根细铁管呼啸着砸到了地面上。

文成从久美子身边猛地跳到了半空，在黑暗中一个转身，顺势滚落到前面的灌木丛里。黑影紧跟上来，左一棍、右一棍，连发攻击。文成一边滚一边扭身躲过，和黑影之间拉开了距离。

黑影在前方几米处的黑暗中，低腰下蹲作好下轮攻击的架势。黑暗中传来气喘吁吁的声音。毫无疑问，仅这几秒钟的打斗，已耗费了他不少体力。

文成慢悠悠地站了起来。

真是一条壮汉。文成高大的身材简直让人无法跟刚才灵敏的动作联想到一起。他身高接近两米，身材十分匀称，肌肉结实得像岩石一样。他脖子很粗，面部棱角分明。文成的脸庞笑起来应该是很有亲和力的，魅力十足，但若怒起来，则随时都会变成一副野兽一般的可怕面孔。此时此刻，这张脸上的表情应该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。

他只消往那里一站，肌肉带来的压迫感便会猛烈地席卷而来。

“是武藤吗？”

文成向黑影问道。

气息丝毫不乱。

“上钩了啊。”

久美子站起来，红唇含笑着说。她手里握着一把小铲子。

“出来吧，川口！”

文成又向身后的黑暗处喊道，脸依然朝向武藤藏身那边。

背后传来草木摇晃的声音。

久美子反弹一般轻盈地跳到文成身边，身手敏捷得像一头母豹子。

可是，背后的对手并没有直袭上来，只有灌木丛中的沙沙声在侧面的黑暗中移动。武藤身影的旁边，多了一条黑影。

“叛徒！”

那黑影十分憎恶地骂了一句。那人愤怒的情绪贯穿黑暗，带着压迫感穿刺过来。十分强烈的憎恶，让胆小的人会不由得想侧过脸去。

“果然是川口。”

文成淡淡地说。

他两只脚微微分开，两只手随意地垂在两侧，没带任何武器，毫不遮掩赤裸裸的下身，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，好像是在邀请两个敌

人过去似的。他的脚上穿着登山鞋，上身穿着前开门的衬衣。

然而，这样的姿态反而给人一种很可怕的感觉。那庞大的身躯就像弯到极限的极粗的钢筋弹簧一样，仿佛无论什么姿势，都能轻松地跳到自己身高的高度。

文成“嗖”的一声往前跳了一下。

两人像被他的气势压倒了一样，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你把钱放哪儿了？”

武藤紧张得声音沙哑。

文成没有回答。

“那些钱是我们的。”

川口哼唧道。

“哦，是吗——”

文成嘲弄地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你跟被盗的东和银行，也敢说同样的话吗？”

“闭嘴！”

“那些钱是我们黑土军的战斗基金！”

“我对你们小哥们儿的革命游戏不感兴趣！”

“你欺骗了我们！”

“你搞错了吧！区区一亿日元而已嘛，革命哪能够！本大爷一个人舒舒服服地过上一阵嘛，倒还不算少！”

文成的声音里，明显充满嘲笑。他是想激怒这两人。

“久美子，你也背叛岩仓了吗？”

是武藤的声音。所谓岩仓，是黑土军头头的名字。

“我只对强壮的男人感兴趣，像文成君这样的。”

久美子很干脆地说。

她身上只披了一件T恤，虽是在夜色里，性感的肉体也展露无遗。

“岩仓先生要是没被捕的话，能让你们这么逍遥吗？”

“你说岩仓吗？”

文成微笑道。

“是你向警察出卖了他吗？！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你这个混蛋！”

武藤吼叫着，仿佛马上就要猛扑上来。

文成忽然弯腰从脚下捡起了什么东西。随之把它轻轻扔了过去。

“给你，钱来了。”

用塑料袋包着的那个东西“噗”的一声落在了武藤和川口的脚边。

就在他俩把注意力转移到塑料袋里的东西的一瞬间，文成庞大的身躯跳了起来。

“妈的！”

文成一落地，武藤的铁管就挥了过来。

文成向后一仰，随便一躲。铁管的尖端在离他鼻尖几毫米的空中呼啸着横飞而过。

周围忽然亮了起来。

是久美子打开了事先准备的电灯。虽然仅有两只干电池能量的灯光不是太亮，但对文成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亮光中，拿着铁管的武藤和手握登山刀具的川口站在文成眼前。两人都是只有二十几岁的模样。

武藤的样子十分骇人。两眼外凸，发出的声音像鸟的尖叫一样高亢。青筋暴突的太阳穴微微颤抖。

川口已经摆好架势转身想逃。

久美子像一头黑色母豹一样，绕到川口背后。

川口的动作慌乱起来。

形势变为文成对武藤，久美子对川口。

文成的眼睛捕捉到武藤充血的瞳孔，忽然笑得眯了起来。

“你小子，听说跟久美子睡过啊。”

语气轻柔得像喃喃细语一般。

武藤的脸涨得通红，嘴里不知叫些什么，铁管从上空挥了过来。

文成动了，“咻”的一下钻过铁管下方，滑进了武藤的怀里。两人脸对着脸，彼此相隔不到二十公分。

文成抿嘴一笑，嘴唇微微上挑。

这是武藤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画面。

文成的手掌，像刀一样轻轻拂过武藤的脑袋根处。武藤一声不响地瘫倒在地。他两眼怒目而视，身体仰面朝天，像撑着不愿死去一样，肉体不断痉挛着。

铁管握在了文成的手里。

正和久美子打作一团的川口注意到了局势的变化，拔腿就逃。

久美子在后面追。

“闪开！”

文成大叫一声。

久美子闪到一旁。

文成“嗖”的一声抛出铁管。

铁管带着难听的哨声划过空中，穿进了川口的后背。

川口应声倒下，一动不动。

久美子确认了川口死后，从他手里拔出了刀子。她右手持刀，走到还在痉挛的武藤身旁，蹲下身来。她把武藤的身体翻转朝下，骑在了他的背上。久美子左手抓住武藤的头发，拽起他的头来，握刀的右手从背后转到前面，刀刃对准喉咙，用力一刀割下去。鲜血飞溅。从

切口处喷涌出指头粗细的血柱，洒落四周。血势伴随着心脏的跳动，几起几落之后，开始缓缓流淌。

武藤脑袋周围的草地上，温热的血圈逐渐蔓延，十分腥臭。

“你真是了不起的女人啊！”

文成说。

刚刚还在自己身下娇喘不已的女人，在跟一个大男人一对一地打之后，居然亲手割断了曾经和自己睡过的男人的咽喉。

“是不是我没死，感觉有点遗憾啊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文成面带笑容。久美子走到他的身边，两手环抱他的身体。两人继续抱作一团。

青草和鲜血交织的气味冲鼻而来。

草和血的味道真是太像了。

2

他们用小铲子挖好坑，把两具尸体埋在里面，离开那里时，已过半夜了。

文成没有选择普通的登山道，而是打算往山中湖^①走。因为一过八月，喜欢半夜登山的好事之徒不在少数。往下走中川温泉的话，恐怕又会遇上黑土军的人。

文成现在的位置是在西丹泽^②深处畦丸西面的斜坡上。离中山湖的直线距离大约十五公里。最多也不会超过二十公里。

走了两个小时左右，久美子开始气喘吁吁了。她嘴上虽然没说什

① 日本山梨县南部的淡水湖，富士五湖之一。

② 神奈川县西北部丹泽山地西侧。

么，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，但呼吸却开始急促了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深更半夜，走得那么急，何况他们一路走的又不是普通的登山道。这种情况下，依然能紧跟着文成毫不留情的步伐的女人绝不多见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久美子忽然说。

“累了吗？”

文成回头问道。

“不是的。我刚才看见灯光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

文成关掉了自己的手电筒。

久美子跟着也关掉了自己的手电筒。

“你来这边看。”

黑暗中，文成悄悄蹭靠过来。

他将脸和久美子的脸放在同一个高度上，朝着久美子所说的方向看去。

在他们的左下方，透过黑色山毛榉的树干和树叶，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。像是火焰。文成之前没看到也是情有可原。火焰的位置在树荫处，只有从久美子的视线高度才能看到。

居然近在咫尺。继续那样走下去的话，几乎可以跟对方撞个正着。那是野营吗？场地选得也太不对劲了。

树下杂草摇摆，从下面山谷吹上来的风里，混杂着一点奇怪的味道。

文成感觉后背冒出一股寒气。

“你闻到什么了吗？”

“嗯，好像是某种熏香的味道。”

久美子压低声音。

若隐若现的黄色火苗在漆黑的树林之间闪烁着，似乎是一种不祥

之兆。

还有那气味。

那气味侵入人体深处，极其刺激感官。如果闻着它入眠的话，肯定会整夜春梦不断，直到肉体衰萎成一块破抹布。

“你听，能听到什么声音吗？”

那像是人的声音。

还不是一个人的声音。而是好多人在一起合唱什么的声音。那声音夹在风中，断断续续地传来。集体合唱的声音有时候会随风飘得很远。

毫无疑问，文成和久美子不久之前就已经进入了那种气味和声音的怪圈了。

那似乎是夹杂着西洋式旋律的诵经的声音。不过，又有些很奇怪的感觉。像是在祈祷，更像是在诅咒。如果那是一种祈祷，那么应该是性质相当恶劣的那种。

文成的脊背被一种不可思议的战栗萦绕，全身汗毛直竖起来。

他是在害怕吗？这个一向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太岁爷会害怕？

不是的，文成想。文成肉体深层的黑暗部分慢慢地被唤醒，明显是在呼应那个声音。

沉睡在肉体深处的原始兽性突然扭动着身子醒了过来，文成心中涌出一种热血沸腾一般怪异的兴奋。

声音停了下来。

火苗诱惑似的摇摆着。

文成拍了拍久美子的肩膀：“关上灯，随我来。”

眼前是一片异样的光景。

那是一个除掉了青草的广场，大约比三个网球场还宽一点。四周用石头将广场围成了圆形，中央熊熊燃烧着巨大的火焰。

文成和久美子从火焰反方向的树丛中盯着广场看。久美子下意识地用力抓住了文成的胳膊，她的手微微颤抖。这个刚毅的女人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。

火焰的周围，是全裸的男女。不是一对，而是二十对以上的男女，彼此勾肩搭背，肉体相叠。

眼前一片肉海，耳际呻吟不断。

还有那气味。类似香料的气味近闻十分浓烈。

“看那里！”

文成提醒久美子道。

在离火焰稍远的地方，文成用下巴示意的地方，立着一个十字架。

久美子倒吸一口冷气。

十字架上，绑着一个裸体女人。十字架是倒立的，横木和竖木不是在上面，而是在下方交叉。那个女人倒立着，双臂被绑在横木上，两只脚被绑在上方，长长的头发垂落下来。女人一动不动，不知是生是死。即使还活着，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的话也会死掉。

“地上好像画着什么图形。”

这次是久美子说道。

文成也刚刚注意到了那里。

虽然被那些男女遮着光，无法看到全局，可是能看出地面上被几根直线分割成了几个正方形。在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大正方形当中，又有很多小的正方形。说它是围棋棋盘的模样，可能更贴切。

每个正方形里，都有一对男女，所有格子都被占满了。

这与普通的乱交聚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，这是一种更加阴湿、深不见底的东西。它是沉淀在噩梦深渊的黏黏糊糊的情欲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疯狂支配着这群人。

那是一张由交缠的男女描绘出的人体曼陀罗。

文成全身汗津津的。就像黑夜带着黏糊糊的疯狂，伴着香气，化作露水凝结到了皮肤上一样。

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：这么井然有序的团伙，不会没安排人站岗。

文成暗暗咋舌。

事到如今，不能只顾着眼前的景象，万一被发现了，如何抱着一亿日元跟这帮家伙搪塞过去呢？

“喂！”

文成把久美子的头深深按下去。

闭上眼睛，调整呼吸。他把淫声从耳根甩掉，将心神与风声调和。

像退烧一样，淫声荡气销声匿迹，文成开始感到心清气爽。

他慢慢睁开双眼，凝视周围的黑夜。

附近似乎一个守夜人都没有。

或许是某处有一条通往广场的道路，岗哨安排在那边吧。若是那样的话，通往附近的登山道上，应该也会有人盯着。恐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运气真好，文成心想。

如果走登山道，被人发现的话，搞不好还会被迫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麻烦。

“你看！”

久美子拽着文成的胳膊。

文成的注意力再次转向广场。

挂在十字架上的女人的两侧，站了两个男人。两人都身穿长至脚踝的黑衣，右手上握着燃烧的火把。

在火光的照耀下，倒立的女人的身体清晰可见。

黑暗中走出来一个女人，也是一袭黑衣，双手捧着一个类似陶器的壶。她一直走到十字架前面，在那里站定，把手里的壶放到绑在十字架上的女人的头部下方。接着又走出来一个女人，手里也抱着一个壶，这个壶比第一个壶稍微小一些。

前面的女人面向十字架，举起双手。夜色中，露出两只雪白的手腕。

那个手势好像是暗号，黑暗中再次涌起刚才既像诵经，又像病人低沉的呻吟一样的声音。合唱声明显带有某种旋律，不知是诅咒还是祈祷，听起来又像一首奇怪的歌谣。

仔细观察，发现篝火两侧的后方，各站着十几个人影。人人都是黑衣裹身。由于他们都站在火焰后面，文成和久美子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。合唱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

文成又一次困惑了。因为合唱声在不知不觉间撩起他内心的黑色兽性。他搞不明白那种感觉是愉快还是不快。

后面出来的女人把手伸入壶中，开始往挂在十字架上的女人身上涂抹什么东西。那是一种粘稠的、红黑色的液体，貌似已经凝固的血块。

突然，响起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人的尖叫。叫声是从倒挂着的女人的口中发出的。那个女人还活着。大概刚才一直在昏迷中，现在被涂上红黑色液体的动作唤醒了。沙哑的、愤怒的尖叫声。声音沙哑恐怕不只是因为身体倒悬着，还有其他什么原因。那是一种普通人

可能一生都难得听到一次的、让人无法忍受的尖叫。

女人抱着壶退下了。

最初出来的女人把右手伸到怀里。手伸出来的时候，倒悬着的女人的尖叫声陡然升高了。因为那个黑衣女人手里握着一把闪着微弱的金属光泽的短剑。

合唱声高了起来。

短剑刺了下去。

尖叫声停止了。

女人举起沾满鲜血的双手，小声叫着什么。

短剑的剑柄以彥人的角度，插在了倒挂着的女人的左边乳房处。大量鲜血流溢出来。血从胸口淌到喉咙，从面颊流向垂落的头发，从发梢滴落到下面的壶中。

女人再次握住了短剑的剑柄。

文成的藏身处处在女人的背后，从他的位置无法看到那个女人在干什么。

不久，女人高高举起了左手。她的手里，握着沾满鲜血的心脏。

后出来的那个女人拿着木盆站在她的旁边，将心脏放到了木盆里。

风越来越猛。穿过漆黑的夜空，在杂木林的树梢上嚎叫。

合唱声像是与之呼应一样，低声缠绵起来。月亮终于爬到了广场的正上方，在这群缠在一起的男男女女身上落下了清影。

当倒悬着的女人的头部离开胴体的时候，“啊——”久美子好不容易将尖叫咽回了喉咙。

虽然就在刚才，她本人还亲手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。可是，她并没有切割人肉的兴趣。尽管需要的时候，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人。然而眼前正在进行的仪式，和杀人完全是两码事。那是一种不明正

体的更加异质的行为。

女人抱着盛着血的壶走到缠成一团的人群当中。然后，往他们身上浇灌壶里的血。那些男男女女都开始把血往彼此的肉体上涂抹，有的甚至张开口去接血滴。

他们的行动已经接近疯狂了，嘴里的喘息和呻吟变成了野兽的狂叫。

女人把壶里剩下的血倒向中央的一对男女身上之后，朝端着装有首级和心脏的盆子的女人发了个暗号。拿盆子的女人走到了中间。

她一把盆子端出来，中央那个趴在一个女人身体上的男人抬起了脸。是个老者。光秃秃的额头两侧，蜷着几根细线一样的白发。老者一把抓起盆子里的心脏，放进了嘴里，贪婪地咬住了。嘴巴被染得血红。

“受不了了……”文成呻吟道。

他搞不清楚自己是对什么受不了，为什么受不了。

他全身汗毛直竖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，甚至都要呕吐了。

肉体深处有一头乌黑的野兽——阴暗的情欲被唤醒了，文成战栗了。

——就在此时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有草木摇晃的声音传来。

文成急忙回头，同时，从口袋里拔出了登山刀，向着视野中的人影投掷过去。

人影一声不吭地倒在了草丛中。

文成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，确认没有其他人之后，再次把视线投到了广场上。那边的人仿佛并没有注意到刚才这边的动静。

“不要出声。”

文成叮嘱了久美子一句，两人悄悄靠近刚才人影躺倒的地方。刀子精准地刺穿了对方的咽喉。那是文成可怕的杰作。